

尊

聞

居

士

集

尊聞居士集卷二

瑞金羅有高著

敍跋

東莊遺集敍

南郭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我又悲夫悲人者我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是言也子嘗載讀而疑之悲人也悲人之悲也宜無若聖人然聖人日與萬物醻醻徘徊撫摩喚咻之若慈父兄丐子弟潭潭同同呂萬物爲體而萬物自莫之及豈不遠哉必也離萬物呂自潔寶獨畏羣是不能亏物息逃空虛休息而已先自物也何遠之有然而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論語偁不知不慍記偁依乎中庸其意

與荷蓀丈人晨門接輿長沮桀溺荷蕡之倫同邪不邪聖門  
諸賢其文章政事達之天下皆有康濟斯民之實非虛談者  
鼓瑟浴沂與轍環天下之旨其果同邪不邪而聖人歎之所  
謂日遠者殆是與去聖久遠微言宗寥寥有餘載有志之士  
抱質而趨名就其所明自爲方藐然未覩憂樂之原人已  
通合不貳之故其夢夢于宮室妻妾文藻聲歌醉飽瑣屑之  
端者不足言矣君子博觀古今畢失之林又頗習聞聖人吉  
凶與民同患之說有動亏中薄走匿沈冥不返之徒爲非奮  
然思建功名亏當世所如不偶退無聖人爲之依歸則怵惕  
煩懣自傷往往不免焉能無令人益怠聖人乎哉彭子允初  
輯東莊陳先生遺集成呂授其友羅生有高且曰吾子昔慕

先生名惟子能知先生子其穀之予讀其文其詞往往與南宋之能者埒其志淡而味隱其子綦所謂悲人者與悲人之悲者與昔予受業翠庭雷公嘗從問當世豪傑賢人公輒言先生曉世務食貧著書有節概予心動欲見先生上下其議論及予至吳而先生沒已五年矣所欲誦丐先生者僅乃發之簡耑也

邵慕濂先生遺集敍

有高弱冠時慕馬周張齊賢之爲人也伏而治賈太傅陸宣公之書旁及兵政河渠天官測量諸雜說未窺其涯畧然已踰弛甚睥睨儒冠者謂不足用亏世旣聞雩都宋道原有迂怪名欲一見之而無因太守試雩日則五鼓起走太守衙前

索見之間寓處而別已訪道原開口自吐其所負道原愀然  
已爲非儒者當務之急也則述范文正語橫渠張子之語已  
箴之且介已謁其父執鄧慕濂先生先生溫溫翕翕未嘗多  
言說飲人已和余旣退而嗒然若自喪也其後再見先生亏  
南昌先生問新功無已答流汗浹面背他客來罷去不及聞  
先生教語而先生遽歸贛予亦自此南走閩北出遊吳越燕  
趙不與先生相問者七八年然先生每見道原必詢予學業  
進退緣之爲憂喜及予自燕中歸而先生歿已三年今歲秋  
予過道原賴溪道原出先生遺集共讀之肅然已興悚息而  
自慚蓋予之志岐丐文字嬉遊之末困阻丐疾病而不能自  
彊也久矣此先生之所深痛也先生措辭簡樸論學者隱微

沈痼之病若定水燭癥亦佞性爲予而發者韻言理致瑩澈可書而誦也予旣竟業因次其臯校先生遺集之由負慙而書其耑

二崖遺草敍

輪囷杜芽江澥匯泉甃籬之炎燄陽燧望明哉魄故聖人榮  
微而慮眇淡挹浸雖寶燥物相切乘呂風土計遠道陰翳解  
馭水木火之性大遂明煌煌旁燭四天下鬱茂浩汗蟬赫晶  
素冕空蚩氓悉驚怪仰畏慕樂則水木火月之能旣慕也悲  
夫二崖所呂自見微眇矣其知驚怪仰畏慕樂之者其誰哉  
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體淮南子曰貴虛者  
呂蒙未爲宅也太史公曰非其聖心呂乘聰明孰能存天地

之形而成形之情哉聖人制制規度核其華存神基眇呂効  
其情故萬物暢滋士昇樂育焉呂竭才禮樂之設詩書易春  
秋之教所呂養人之微達人之微者繁委周浹使人積微而  
不自知誠惜其微也周衰陵遲學具毀漫而不釐壹慕興恭  
廢千有餘年至我朝宅土光究聖緒而二崖商遭其休所  
處僻遠未鼎浸濡學官之澤涼涼抱微三變其業乃知呂程  
朱爲師觀其遺草其亏倫類之際情固殊焉其情將日淡學  
將日充醉且日達而不卒早死呂其微眇者見亏世吾知二  
崖抱痛至淡矣知微君子覽其辭當亦歎息亏成著成體自  
天而爲之廢卷流涕也

儒門法語後敍

在昔南晦先生身任斯道之重信竺行果至老不卽懈手集  
先賢微言甚具而儒門法語一書裨後學尤切孔子曰法語  
之言能無從乎聖人律矣遺法既湮缺焉規矩放絕禮樂射  
飲琴瑟之化微語之存者燼脫亏秦灰晦蝕亏功利淫豔諸  
俗學千餘年來學者失型昧本軼閑不馭日馳騁末流聞見  
雖廢服食之事無擇潛引陰陽不正之氣穿藏厯節漸染成  
沈疴愈益甘嗜軟覬慢靡曼好惡是非殊異不通同倫物聲  
盲瘡痺而生生之理殆矣天之發翫也雷霆殷殷蠕動具震  
息工糾材繩斧用施國醫破癥積鍼砭臣厲聖人窮變救時  
稱法而語語乃危不危法不呈頑懦不興孰知德馨於戲子  
朱子呂下諸先正所呂繼先聖而揚聲而南晦先生所呂正

集解卷之二  
論衡  
詛而著錄之之兢兢不呴此哉雖然改之爲貴酣嬉醉寢之中耳若無聞也目若無見也師保過乎前則視驟開謹謹諄諄刻肌到骨洞微觸痛啓羞而聽亦審本然之良如泉觱沸如火熠燿曠然莫測所從生陰翳解剝德慧著精與聖同情官骸就範與聖同形易知易從之理斷可信矣叔履未遠明已外淫聲歟方宋耳瑱聰去次寥亡音入縱出檢安故若歸若狙猿逃檻逸乎長林百年曾幾何忍抱譽尤呴終身豈獨孤負昔人邪然則承法語之後何道之從也曰視亏無形聽亏無聲若孝子之事親臣永善萌廣游詩書培而滋榮將陵青雲實碩且繁夫有高之讀是書也蓋慨然而增歎矣志之後方用自觀省焉

緣善錄敍

漢賈誼書稱頌項帝之言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功莫美亏去惡而爲善罪莫大亏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陳生愷齊承先世善緒雖季少而日惴惴懼失墜一意勉爲善不忍召宴安自昏怠誠致鏡乎善惡之數而欲蘊絕諸惡之緣臣爲廣集衆善之地蓋庶幾乎頌項帝之教臣推引先世之緒而長被之亏無窮也故力可召極孳孳靡而唯素樸之尚節汰浮費嗇嗜好而亏濟人利物之舉赴之若饑渴久之昇福建黃氏陰囑書數種讀之感應之理愈析志善愈堅觀同類而動則慨然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善而謂人不欲善乎亏是制

刪黃氏書而廣布之既而有高歸自蘇州過中谿攜彭允初  
居士傳數首陳生又見而說之附刻于後命之曰緣善錄而  
屬有高敍其耑夫人之情莫樂于緣善莫不樂于緣不善無  
智愚賢不肖一也然而善人少不善人多何也翫小善小惡  
而亏陰陽感應之理疑然參糅而末之漫也夫翫小善後善  
無所緣而善日虛矣翫小惡惡緣惡惡積而大矣若而人者  
明畏朋類之指摘王憲之誅罰而幽畏鬼神跼地蹐天亦何  
樂焉積重不可反而遂忍而遂之也漢昭烈帝之誠後主曰  
勿召惡小而爲之勿召善小而不爲至哉言乎是深明乎緣  
之分者與漢東平王蒼之言曰爲善最樂夫爲善而樂至天  
下無樂召竝之而唯是樂爲之最是爲緣善之至一者欲不

有衆善見乎有不身康彊子孫逢吉乎此陰陽感應之理之  
一定而無爽者讀是書者尚其於此致志焉

同善會敍

善惡乎始善之始亦生人之初矣均是人也則均有初也  
受命成性性祗芽本情善內充無待外益而各足者也情偽  
既感我人斯立愛惡萌滋利害傾競形氣限于水土撓變于  
政教溷濁于塵俗俾張其情假借倫義召遂嗜慾飾善翼私  
日備其初入羣而敗羣羣道苦矣凡在天地之間含氣之屬  
其有離羣獨處者與無有也羣不適善已獨善不善之羣接  
于見聞漠然置度外不牖輯之苟其淡心懷一體之仁其然  
乎卽欲康身建家長子孫計子孫久遠保無繹騷相搖變之

慮乎夏夜與人共帷寢者畫寢界而逐齷愚者笑之矣室有東西廂任東廂之圮而不葺則西廂且繼而頽明乎羣者禍福之必相及也然則不能離羣莫若安羣而無害安羣而無害夫固莫若同善之肆矣吾友劉君心芻天性樸忠好治三代古文樂積善志氣日彊謹然有敬宗收族之誠㠯爲敬宗杜嚴祭祀收族杜教養之有資也族衆公產微欲舉苦不給亏是商之諸弟繡軒彩軒諸子東亭謙亭淵亭敬旃葵亭謀合志翁各出私財輸之公命曰同善會心芻曰吾願吾族人之同勸亏善也願吾兄弟諸子先同亏善㠯開之拓會之產㠯待用行將修釐祀事爲書屋蓄書敬學植本恤貧無告者務使倫義明風俗厚一族之人束身國家德教爲

不悖之民漸呂被吾鄉鄰焉乃復呂謂有高曰惟吾子之鬯  
其旨也夫心芻不呂已獨積善而忘族可謂知積善之道矣  
繡軒諸君扶義勦美倒筐篋而不辭非戴仁由禮嗜善至竺  
者其焉能之人各有本情動者且衆動者衆則其爲同也益  
大不可圉廣已之積爲同合人人之積爲大同而轉呂博吾  
積快吾獨而適凡人已之本情萃爲善羣呂游衍亏貞吉熙  
和之宇無訛無虞人我坦忘返亏泰初庶幾乎其與天爲徒  
者與豈特劉氏一族之祥卽一州一省亦有不昇域其推暨  
者劉氏諸君其敬持終之有高歡喜蹈舞敍始事焉

嵩菴文集敍

右嵩菴文集二卷已校定可繕寫敍曰至聖沒微言絕七十

子喪大義乖漢之儒者病之矣自是之後道術裂師法蕩六  
蓴之旨散二千餘季學者迷謬本統各沿其性之所安治業  
成德輒者同之省者庸之不省者非異而攻之仁智分疆  
執不舍斷斷於一門不能匯一歸原還孔氏之舊濟陽蒿莽  
張氏生明季具異稟治古文悼道之謬駁繭處無師友進獨  
志而與之窮疏漏羣言統同辨異呂仁爲首呂禮爲綱呂和  
爲受呂容爲行淡忘力踐頗然恍然不復疑闕讀其文辭可  
攷而知也於戲匪一歸原復還孔氏之舊者吾不尋而見之  
矣若蒿莽不可謂無其意者也其儀禮鄭注句讀敍夏小正  
注敍弟子職注敍詩說畧敍俱有錄無書諸經說吾亦未尋  
讀獨是二卷校之婁覆之不厭其感發予至深遠而竊喟

息于三代呂下道教授受之膚末失紀用諗吾同志當有慨然奮興紬蒿莽欲竟之緒而純之者與吾旦暮齋肅願俟之

### 蒿莽閒語敍

余旣校蒿莽文集敍之復推蒿莽爲人大旨爲之傳旣又尋蒿莽閒詫翫樂之亦頗有所乘正疑者無貳本可對則闕焉余亏蒿莽曠世之感淡矣蒿莽自敍呂爲亏經術無關大義亏世事不切尋失故命曰閒語蓋懸言也人亏物理或規兼陵切察或或覈江切視不明也用厝因之閒劇殊焉其何常之有合笙竽張琴瑟稽之呂師曠調之呂瓠已而人或不聞黼黻文章之皇律天象效物采組之爲絲繡功之爲繪事而人或不見漠無所取取之而不精閒者衆矣古之六蓺幸不至亏閒利祿

集解卷之二  
涂馬耳濯纓之歌犁然當至人之心聖師終日言而名賢畫  
寢莊周曰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噫旣醉旣飽婬舞儼儼將無  
更召我爲寢語乎

醉櫓軒集敍

黃帝算法總有二十三數二十三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百千萬億兆京垓垓壤溝澗正載也從壤呂還數分三等  
下者十十變之中者萬萬變之上者億億變之華嚴所談何  
僧祇品用上等數法自一百洛义爲一俱胝乃至阿畔多阿  
畔多爲一青蓮華青蓮華青蓮華爲一鉢頭摩鉢頭摩鉢頭  
摩爲一僧祇僧祇僧祇爲一趣趣趣爲一至至至爲一阿僧  
祇乃至阿僧祇轉阿僧祇轉爲一無量乃至此又不可說不

可說爲一不可說不可說轉數義廣大非世算之所究也上哲聖人知來藏往一刹那中具如是無量無量不可說不可說光明清滌智具如是無量無量不可說不可說光明清滌上光明清滌刹光明清滌解脫光明清滌悲願光明清滌法身光明清滌佛事光明清滌神通是義故神妙萬有知周萬物文心安安上下與天地同流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呂色不長夏呂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云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芳岸此之謂也若乃猛勇丈夫驚心因果惻志昏衢善聞厯耳信根矢發一刹那中亦具如是無量無量不可說不可說熾然取滌含藏微細鑿別光修集善法關閉一切諸惡趣門記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此之謂也色界欲

界二天耽色樂歡樂亦亏一剎那中具如是無量無量不可說不可說受用愛染諸細妙情卽亏一剎那中具如是無量無量不可說不可說六道四生輪迴根本詩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之謂也夫欲疾斷浮沈因緣得無變易福智莊嚴身無如齋心念佛矣詩曰旣見君子我心則休此之謂也秋潭漁者靜慧天成隨喜真諦旅泊人間析色空有了聲生戚著醉榴軒詩詞十二卷妍麗清窈到目霞爛定視水白關尹子曰言之如吹景思之如鏤塵漁者有焉夫漁者召誦首楞嚴因緣成百緣語業其亏佛說情想分涂其知所鑑矣其非善星比邱之爲見也沒矣雖然婬舍安禪固文殊事哉阿難歷劫多聞不能自脫亏摩登伽之

幻術滌歲雨忘可呂文字解路承當邪願漁者無負誦首楞嚴因緣轉如是如是慧口慧心贊頌歎方十六觀四十八願迴向無量壽如來將一點一畫一文一句一義悉具無量無量不可說不可說光明清潔功德莊嚴具如尊嚴阿僧祇品數量豈非雄猛大丈夫無上希有超大法流之滌業哉尊聞學人不自揣量願爲漁者合十翹誠稽首作禮燒香供尊唸筆磨墨詩云誰能亨魚溉之釜鬻誰將歎歸懷之好音漁者其能無意乎

無量壽經起信論敍

同學友彭生紹升述無量壽經起信論成書命有高曰勉敍之有高諷經論反覆光明雲流骸藏郁潔喉舌聽視曠若新

有久渙膏釋弗礙弗攀閻卷欣慶讚歎佗禮善哉彭生乃能  
發起如是大心乃能僉何如是大法乃能唱演如是妙義乃  
能流布如是經典善哉彭生不忘屬累不忘宏誓悽尋遭逢  
聖清樂國仁壽光被萬億器界恒沙有情應共信受應共  
證入無量壽經今正是時我觀有情睇望壽命黃髮難老百  
千萬歲我觀有情欲無穀期宮室被服飲饌什器園池鶯鳥  
及與音樂未畢欲畢已欲備備已欲當當已欲好此好彼  
未欲彼俱好彼俱好已又欲精更一一精更淫巧瓊奇欲轉  
變生匪有竟闕我觀有情欲善眷屬色澤壯姣知心順情迎  
機赴節團圍和合富貴聰明我觀有情微塵計校束歸貪欲  
不出斯等諸斯等欲承誰恩力舉體光明無量壽經無始無

明軌吝成想想幻塵勞虛妄景事無住爲本生威爲性盤古  
開天英雄大人廊廟金貂巖穴黃緇散材下走靡哲靡愚腸  
中車輪轉轉不滌汚歲滌田雖培苦本助發苦芽蕃苦枝葉  
點綴苦萼結苦果仁甘苦謂飴戀苦護苦立苦辯說建苦駁  
旗爲苦效忠爭鋒沒勝如聾口盲有耳有目聞見是經依正  
莊嚴功德殊勝如海爰居見鐘鼎陳駭怖竄逃謂當謀我離  
本久遠智楷情遷爲譽爲蜩笑九萬矣游盤豕蠶湯火寧知  
廟犧麗碑枯魚過河求悔再及而并不見不其痛而我釋迦  
尊慈愍有情火宅毒藥昧珠客作窮露癡顛順其欲然激揚  
引導權巧方優曲垂濟拯千二部經廣說靜土而亏是經專  
指函方觀經觀行小本勸信是經願門尤異方便我友彭生

入是願門竺念有情繹經述論謂發大願全馮信相亏是博  
致大乘經典約采精華疏滌正信亏是乃知欲爲苦本欲爲  
道本用欲知方出宣大願亏是乃知佛大願力我大願力無  
二無別平等平等亏是乃知十方淨土依正莊嚴佛非有餘  
我非虧欠亏是乃知姪怒癡性當體空宗無量壽經無終無  
始生佛正等作如是觀豈昇不信火則能燒久則能寒飯則  
能飽烏喙能毒如是信已離信名字開大願門出生念力一  
聲佛號忘義忘季敬作頌曰歸命鹵方淨滿尊圓證三身無  
量壽歸命難忘真教體歸命難數聖賢僧寶臺巍峨光明  
偏照微塵國土衆本師親口如是說是故沒定攝受我願我  
聖清萬萬禩太平豐孰人康和念佛同報君親恩人人念

佛爲忠臣人人念佛爲孝子人人念佛安處善人人念佛樂循理息男淑女家家有甘雨景風調四敍人人念佛了自性人人念佛證唯心一期報盡共崔生見佛聞法克大果不離安養入諸刹還呂念佛教衆生六波羅蜜一聲佛諸陀羅尼一聲佛如幻聞熏聞中持諸圓通想盡皆攝我禮十方發是願十方三寶證明我更願善友若彭生生生會值爲道侶我願如空非思量是故歸命無量壽

倪九山詩集敍

予呂避事居隱客鄞縣邵生所求爻亏生生爲言象山倪生好學殖身忠敬造歌詩襍文善狀物達類屬醉心嚮之恐不尋當也頃之昇一見終日柴不昇語繼見木音徐奏冷然生

去而惝恍爲自失也自是漸密近或相與語或默接醑神明之際莊叟有言不可呂谷聲矣既生盡發其詩使予論之匝曉夜繙吟凡七八日說呂解則漬硃寫著詩耑徘徊瀏栗瀾漫不自謂長也詩緯含神霧曰詩持也舊秋說題辭曰在事爲詩未發爲謀鄭康成注內則詩負之謂詩之言承三訓者之說詩故矣乎吾乃見倪生之溫而新之也不一蹈漢魏唐賢宋明之疎而操規矩自成也知可謂遠矣卯卿氏曰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夫中聲者貫萬物爲同物假呂鳴而不必假物呂鳴也詩也者彙萬物不等之鳴各指所之襍比成文呂宣壹見和者也匪襍不一匪比不和有承有事有持不可苟也如是焉中聲止焉矣當其萌芽亏心畫亏書心書之間傾

師曠之耳無聲也莘三古漢魏至今茲賢聖仁人忠孝貞專者之辭傾師曠之耳無聲也至於樂語呂歌之攷金石絲竹八器呂播之毛羽或爲之低回艸木或爲之榮說而在受天地之中有倫理性情之故烏感而不適逢其本善者乎是止之說已吾觀今昔盛傳詩辭畢滿斯旨者蓋鮮矣餘姚邵生見倪生詩太息曰是內心之發也吾敬之其言頗與中聲之言相發惜予落拓不足張倪生爲綴訓故敍書尾存予與生相取之義云爾倪生名承天字象占呂字行一字九山

壽沙斗初敍

郇子曰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皂儼然壯然祺然赫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

其衣逢其容慤儉然慨然輔然端然紫然洞然綴綴然簪簪  
然是子弟之容也二容者吾友有沙先生斗初蓋嘗兼體而  
時出之矣沙先生少食貧服賈力學好詩㠯行義偁名聞著  
賢公卿閒游日廣讀書日多閱義理日博通解人情事物窮  
其微眇用㠯反鏡已自雜其習充中外溢㠯有斯容也何言  
之吾見沙先生之見安雅君子也抑抑謙下之捐所已存胷  
中空空如詳如問必罄而末㠯是爲樂焉忘理勝之在已也  
在人也其容有然也其見平人也訖者與言誠險者與言易  
戾者與言順貪者與言卑失鄙固者與言通辟諭切淡鬯白  
聾愚解說若聽視驟開周通斯意㠯與人爲善自樂也忘彼  
之爲輿隸負販也忘彼之爲斯養役也忘彼之爲乞人也不

忍逆呂能變不能變擇也其容有然也其平生爲人大旨多見亏詩其詩吾未多昇誦在京師嘗於潘子守愚所見游鄧尉詩誦之不厭如見沙先生焉沙先生長身美須口談最賢序理事節族廉肉奇異酒者罷柘飯者罷匕默者笑瞑者起蠹者翔舞滑稽不窮而不淫頗也好與情學佛者游好居佛寺好觀佛弟子戒儀好從其徒飯募化雜飯甘之飽飯之呂爲樂不好殺生物好放生物人呂爲迂怪呂好之而未嘗輒也病世人病多好醫好淡窮醫術精覽黃帝岐伯秦越人長沙張氏書謹驗其方方驗精良則大樂於是好醫人而又自謙道未博不敢自名見庸工十不全五或三或不全大惑有知之者呂病請立行處方而愈大樂忘病之在已也在人

也其容有然也沙先生嘗曰始者吾好詩習古人已然詩甚  
勞吾旣已爲閑亏事無益亏人置詩而業醫其勞倍亏向者  
習詩時技旣成而無所用日見庸工荼毒人意悲之弗能禁  
也又不能家諭病病者使知我使其人專壹聽任我或任我  
而閒庸工參我敗則歸臯我又病病者父子兄弟童奴好召  
車馬被服擇醫召車馬被服敝鮮有無渡醫良賤病候輕重  
又惡人誠言樂庸工之承意觀色顛倒重輕實苟召悽慰目  
下習欺不寤大亡財召殮不知悔吾若是何哉予笑曰伊尹  
負鼎殷湯召王百里奚飯牛車下穆公用彊先生乃徒惻心  
藜菽敗絮四十年身口安之矣吾不改矣其負氣自固如此

今年予再游京師正月道吳沙先生與淫子薛子彭子李子送予至虎邱淫子曰今九月某日沙先生降辰也吾待予呂秋爲期將呂是日造沙先生飲酒同學諸子咸願爲歌詩呂飲酒之文屬于子無辭予諾之而別七月南歸舟過武城念諸子愴然感懷意淫子之言謹兒沙先生容著其議論之有概亏予心者致誠而文之

別魯絜非敍

元歲執徐之歲十月予歸自京師過余友魯君絜非之居相見相視兒而驚悲喜雜至蓋予兩人之不相見者十季矣十年中人事通困哀樂之遭交游之離合學業之進退不相見相結亏心奉其完潔憂其皺污奉其由亏正直之涂而憂其

蠭午亏反側奪其漸根高實而致憂其眩亏奪其強富日  
新而致憂其晝近而自固既相見絜非乃呂子之分志亏佛  
爲蠭午亏道又頗呂子之學亏佛而攻文辭爲有類亏奪者  
之好也心憂之而辭誠之矣夫子之學亏佛也其始僅知樂  
其文術之精呂爲可資呂善吾業其繼樂其戒殺放生懺三  
業持五戒之說呂爲可呂輔助乎王事其旣樂其反聞逆流  
斷苦集本靜惑除漏之修呂爲其指與大易中庸相表裏服  
之久而志開觀亏人世之禍福倚伏危昇危失馳而不反者  
衆頗呂業種自然因果相續三界幻妄之理爲確不可易而  
其信呂成亏是忠白之亏天下後世呂通儒釋之闕疑其雖  
闊博爲之悞而願竭其才呂盡心亏文章是其所守非侈然

慕華者之能同是臣不辱而自輒也絜非好議論茲亏儒余  
嘗呂唐韓子之業相推而絜非謙遜未遑也其不忍冒約呂  
爲泰也其將既至之而不自居也其將躬著夫韓子之道上  
昭融周孔呂大信儒術也予願庶幾乎柳子焉亏是將別絜  
非敍呂釋絜非之結於心者吾知絜非之結於心者終無已  
時也

敍游贈族子任之

任之將游過桐山告行亏其族父有高有高曰將何之任之  
曰未有方也夫任之則已行季三十矣古人有言曰安鄉里  
雖耳目害也吾將求吾師友之所在而游焉吾又未知吾師  
友之所在也已是而未有方也有高曰異哉古之人有求師

友而出者矣則必曰某所有賢人吾裹糧而從之今子躡而游安稅駕乎吾聞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蘭槐之根厭污叢石之下人爭覩之臭味也且夫游汚陸者若游水習水者汎忘水者俱齊出入而不傷薄薄之地淘波之積也易之則溺子何歸而游任之曰有賢人遨聞其鄉信爲蘭槐之根也樂之而未之見也吾不設㠯未見之賢告先生而竊願游焉㠯徵吾信也徵則吾之方也已有高曰然則子之方定矣糧具乎任之曰非義之財瀕於溝壑而不忍汚也有高曰美哉無當之橐不匱之原也然則舟具乎任之曰人我繫也我不敢召人繫也信吾色不敢失色也信吾言不敢失言也㠯爲舟其可乎有高曰善是千斛之舟也古人有言曰大人溺污民

君子溺亏口小人溺亏水皆在其所聚也吾三折肱亏茲矣  
踐斯言吾謂千斛之舟也猶隘之也雖然無駢楫置之河干  
乎焉游矣雖游必泥任之曰翔而後集也色斯舉矣未之能  
也願學焉夫任之則又嘗好窮觀亏雲也風則流否則亭澗  
物不功倫山石巖穴艸樹而不窒其形風疾風徐呂卷呂舒  
英英洋洋澹乎出入而若忘吾亦未之能然也願學焉雖然  
斯固大聖賢人之游也吾懼學之未能而敗吾舟也任之之  
志蓋在小宛之卒章行呂之爲柂亏是歌曰溫溫恭人如集  
亏木惴惴小心如臨亏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有高蹠然而  
起曰善哉踐斯言也無滿也無假也虛之而呂俟人也人其  
樂告呂善而不厭也夫善將日衆矣衆善持之無溺矣雖然

知之匪嬉吾終願吾子之無游而晦兮山㠯俟學之有成也任之曰雖然任之則既矢之矣先生又申誠之矣行勉之不散食也吾聞有賢人吾樂之而吾畫地而不游吾無如吾之旦算積思也亏是又歌曰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有高曰若是乎子之誠兮游也吾何尼子矣雖然子游而吾子然若之何偶詩云匪載匪來我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子行矣及行送之山之隅又偶詩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任之再拜曰謹服膺不敢忘於是高反令次其語他日不免重有事亏游存㠯自警而別書一通迨內任之

贈屠宰涯敍

予寓同年邵海圖家浹月因畧交其館師屠君宰涯罕涯兄事予子嘗與言蘭陵郇氏積微之旨莫逆也又嘗與言九容卽坐翻然改自此整肅體見終日欽欽常若帝天之臨大賓之對非笑罔顧毅然躬行不中月而慣蓋宰涯之力尤善接予友乃若是其勇且忠也心敬媿之矣旣予復與之言九思曷謂乎孟子言君子所性仁義禮智相亏心傳曰民受天地之中呂生所謂命也是呂有動作禮義威儀之節呂定命也能者養呂之福不能者敗呂取禍能與不能恩與不恩之謂也外襲而色取不相亏心也不思而襲不相心而色取其不類亏孟子所傳七八月閒之盈溝澗與故曰原泉混混不舍

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思繼心長存其亏  
本也庶矣施亏四體不言而喻幾亏命矣然而道始亏勉勞  
植亏知本而成亏無曠時也驟而歸自然必不立矣作而致  
其情必不久矣勿忽小善勿翫小惡勿已終食之間自偷不  
舍晝夜而時習之所謂善積微者也是說也予聞之亏師既  
早矣怠惰多欲自暴棄未之能習也罕涯勇善忠善予之所  
甚畏幸罕涯之匡弼我也敬書之已爲定交之獻焉

白沙先生墨蹟跋

乾隆三十六年夏六月有高自廣東之恩平上端谿夜過江  
門欲登碧玉樓汲人李素伯言玉長六寸許廣半之上號下豐旁而耳可呂實題刻寫宗旨此圭聘白沙先生建樓蓋之拜白沙  
先生遺相雨浸爲阻竟不果至今恨之其秋渡合瀾海過零

丁洋反渡師子洋泊黃木灣謁南海神廟觀馬伏波銅鼓捫  
讀昌黎韓子碑更上浴日亭觀所渡海頗自壯亭有二碑其  
一爲蘇文忠公詩其一白沙先生次詠詩文忠詩元至正閒  
刻殊不類文忠書白沙先生詩先生自書從橫怪偉與海爭  
雄長後有湛文簡跋語盛推先生詩呂謂度越文忠先生又  
嘗書慈元廟碑勇毅祠碑弔莊烈婦詩碑游心樓記壯哉亭  
碑精巧畫字者尊寶之未之見也先生嘗自說其書云予書  
鼻巧動上求靜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呂妙乎動也尋  
志弗驚危而不憂此吾所呂保乎靜也拙而逾巧剛而能柔  
形大而勢奔焉意足而奇溢焉呂正吾心呂陶吾性呂調吾  
情此吾所呂游巧致也又言吾書熙熙穆穆番禺屈氏記先

生佚事云先生嘗戴玉臺巾扶青竹杖插萼帽檐徘徊山川間有詩云惟有白頭谿裏景至今猶戴玉臺巾又云柱地檻天吾亦有一莖青玉過者長又云兩鬢馨香齊插帽賽蘭萼開水面萼是則熙熙穆穆之云先生無亦自鳴其德養涵潛之致而不必專論其書也然遂因而益慕先生書在廣東時裴回答竟不可尋今季過彭季子乃先後而見兩幅其一季子自記之其一舉之稍遲尤神妙天然意去季雨中望碧玉樓誦詩云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倚棹狂吟不任悽惻觀此卷默遇先生自道之旨拄地檻天瞻之在前夫何遠之有

周忠介公手帖跋

有高十二三歲時觀優至周吏部罵祠被逮吳中良賤淘淘

輒爲之旁皇攘臂氣鬱勃怒填胸膺浪泣下沾衣也其夜歸侍家先生飲酒因遂從容問吏部事家先生爲敍說本末并及同難諸賢事罷酒更出鈔東林諸公文字數十篇講解指畫聲情激昂雪涕不能止而有高乃更歡欣忽忽欲跳躍私念爲男子者應如是今不覺二十餘年矣吁吾友彭生所得敬瞻吏部遺墨蛟龍屈蟠雲雨沈亭可想見吏部當時叱咤風霆咀視奴輩之故轉意童時觀優情懷與吏部竟有若符節之合者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獨有高乎哉其慎無自罔而已矣

黃丈靜山手帖跋

右黃丈靜山手帖共若干首黃丈爲吾師芝庭先生主鄉試

所卑士學古人之道兼通其辭粹然而明確乎有呂自守也  
其爲常州鎮江端已率屬公餘閉閣讀經書治饍羞奉父母  
若處窮山艸舍時怕不知人閒有逢迎交際事呂是俗人頗  
怪之俄而挂彈章諸帖蓋罷官寓蘇時與吾師徯復之言迹  
其商榷醇龢易直而溫恭筆畫蕭散而冲遠不類勿遽書所  
謂君子安雅者與其時官事未了已遺諸子先奉父母歸江  
鹵念父母竺老慮感傷父母懷抱戚戚不自寧帖中偶有抑  
鬱悲訴之語呂此也第一帖云橐中支三月糧家無半椽亦  
不辱呂動心皆實錄又云將求水過林下結茅灌園讀書奉  
親誠黃丈之本志與未幾尋疾終亏旅悲夫乾隆三十二年  
有高過蘇州館吾師南園季子尤初嘗出示此帖又五年再

至蘇州則季子命工莊表成冊矣有高亏是卑再反復之一時師弟子雖雖切磋相成之美百世之遙猶將被流風而興起况有高幸辱親炙師門又嘗側聞黃丈之緒言也乎季子好賢竺故舊亦就是冊可類見彭氏後英尙永保之

二林居唱和詩跋

乾隆四十一年有高自浙東過蘇州故人彭君出是冊示予且命校其字之違古甚者卑一再讀之悲響靈瓏儼然迦陵頴伽二六時中和雅音也芬然曼殊沙萼新好萼片也獨念予今去化詩時六年尙復東飄鹵泊流落人間滌業蕩無纖芥皋疾等於須彌陳思王之詠飛蓬竟欲同之不蓮界之息何息乎息而不學自取困焉念之哉

尚書義跋

右梁君翥鴻尚書義若干卷已校定可繕寫羅有高曰一本朝之爲今文學者吾見元和江君聲焉爲古文學者則梁君渺然獨造矣學者說經病在景附經旨張其牴談不則順文學語而已尚書家爲甚梁君蓋倜倜乎錯綜合變盡古史之意者而竊惜其與江君竝世而處不見江君也

尊聞居士集卷三

瑞金羅有高著

書牘

與宋道原

別大兄朞季矣昔時病痛想已拔去根株近來學業當日駸  
駸向上也大兄果亏自信杜塞門戶不能擴開識見平心息  
氣斟酌銖兩召求諸儒先用意之所杜召先入之言爲主胷  
中便已結成核子吾知解氣魄所到遂召爲極精極確無少  
破綻因而成一私字生一慎字漫延滋長流一傲字較轢今  
人蔑視前輩又有名公卿從而許可之亏是持之益堅牢不  
可破狹隘醃酸竟成絕物疲茶一生良可痛惜詩云先民有

言詢亏芻蕘孔子取孺子之歌曾子聽童子之告虛受之至無精無粗况諸儒先君不世出之資從萬苑一生中鍛鍊而出豈無一二語含亏孔孟足爲吾靠定下手者乎夫天地之鍛陷聖賢補之前人之鍛陷後人補之非天地前人之不及而聖賢後人之愈也蓋其理其數有不能不留其鍛陷待人之補之者而如朱陸薛王則亦相爲補救如左右手之成人輓軛之共行車參苓烏頭之互藥病斷不可君偏廢耳卽杜數先生當日固自各有一片精神力求一是不設苟爲勦說雷同也文言曰君子學君聚之間君辨之寬君居之仁君行之竊願大兄闢開畛域恢宏徑庭於諸儒先之書不唯其名唯其實不唯其耳唯其目不唯其目唯其心大含細入兼綜

竝覈而一準之呂孔氏之言然又必平心息氣無或存分道揚鑣之見而後能斟酌銖兩不爽豪髮少縱卽逝頃刻千里矣有高學殖荒落語言淺妄無當高深唯大凡不呂猶悖見棄纖悉教誨之至望至望

與宋道原二

是非邪正不容不辨然夫子四十不惑此事豈易言之中庸博學之博學箇甚麼審問之審問箇甚麼慎思明辨慎思箇甚麼明辨箇甚麼亏此中認尋迹踏鼻賓然後可言涂徑矣今日說朱說陸爲時尚早必欲致辨恐起爭端無益身心徒滌口說郤又增一重病痛其害不淺算所聞行所知自日高大光明吾果能呂身明朱子之學縱不開口誰不取證若吾

身且未踏著實地則朱子在天之靈將屏棄拒絕之不暇豈  
召其能排斥陸王私引爲吾徒如世之瑣屑小儒爲門戶起  
見者邪前輩云自己一箇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昇有  
許多閒氣爲他人說短道長邪明季七八月之間當昇杜府  
城相會此時諒有好商量也有不是處老兄斷不可輕棄絕  
之伏望憐而教之是所厚望也

與宋道原三

寧都昇羽儀書始知足下病浮腫幾危道遠鴻稀未知近日  
全平復否百病皆由心生此亦吾兄心病所發也方書言多  
忽傷脾吾兄七情大概未舉其平日志無成而鬱而洿其氣  
血安昇不亏脾洩之孟子曰守軌爲大守身爲大守身固杜

衾景屋漏之間亦不外飲食起居之節吾兄亏保身之道豈其昧之然而俗未昇其廉也吾人本天地生生之理吾成氣魄卽吾生生之理爲性命要使日用之間機趣盎然融和條暢則病無自而生矣是道也聖賢順之吾固其聰明僊釋借之召煉其根器第去奉與兄聚談見吾兄觸處成滯單詞片語動多窒礙曩時已私憂之而吾兄之觸處成滯也又有其故吾兄固不召爲自信也而往往果亏自信吾兄固不召爲傲物也而往往更亏傲物夫自信傲物皆凶德也豈杜志士而猶不知之知之而且遂之則召吾兄之自信傲物其伏之也至微其發之也不覺出之甚正而其流甚偏其病根特杜絲豪之間是召忍隱而不之察自願吾兄細恩之則去病之

方卽杜是矣

與宋道原四

伏承手教具悉一切甚慰向徯但所云精力衰弱實爲可憂吾兄雖憂之而所啓培養之方終不能實心聽受故日甚一日將來急切不支悔何及矣吾觀老兄信奉朱子至竺朱子全集中有調息箴一首若果勤而行之養德養身無踰此者卽爲嗣息計亦無呂踰於此者唯老兄密切加意而已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此語當銘之座右也吾輩今覓老大不空鬪口角弄虛頭只有默默自反遷善改過懲忿窒慾實實從自己隱微下鍼庶幾挽救于末路倘冉如此悠悠則無望矣伏唯収察不一

荅宋羽儀

來札意忽懇摯足見至性但微窺自己用工處未免猶涉景  
響會須辨真精神呂求之當自有見其門時也弟竊謂人自  
謂不能爲聖賢者是甘禽獸其身也欲爲聖賢而不能辨真  
志悠悠然外飾呂欺人者是甘穿窬其身也足下勉之

與涂南池先生書

前者覺慈一晤數十季傾向之誠爲之大適古人所云目擊  
道存不可呂容聲者蓋庶幾焉近讀大著中庸解道術篇指  
粹而辭明雖固沴如有高亦釋然有春冰泮涣之樂况其融  
浹亏道者邪道之不行也入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中庸之  
德無擇亏焉魚而民鮮能久瞬息之間喜惡遞爲主奴敬怠

義欲之界出入無時而不知所守而又不但暮月也若有高者卽其一矣慎獨之訓師友提耳而命之也亦數矣時或作之而不勝輟時之多也欲如混混之原泉厯晝夜而不舍行乎險而不失其信要乎不息召著乎久召收慎獨之功召通不已之命其何由乎有望洋而歎已爾先生同善爲懷旣微示召引而進之之旨矣使有高甘於自外而不白其平昔所蔽召求明其不爲自棄者邪奉長者之察其本志而開牖之不任傾企之至

復彭允初書

前日辱讀手書愛我之誠謙沖之德溢亏豪楮欣竦兼集如何可言有高自束髮受書頗知召求友爲志離家時拜別老

親忽決憊憊有重違之色老父輒誦蘇頤濱上韓太尉書呂  
廣之退而自念久隱約窮山中耳目見聞終無能自恢大善  
量局隘過耑將日叢別緒愴結則援茲義呂自解居京師三  
季矣徵逐殼雜終無呂發其意乃今畢見償亏足下足下又  
過侈與之厚自下不顧納人亏不安非所望也然其中心之  
所存與其疑而未殼遂者輒復謹白之卒賜裁擇來諭云學  
者貴求其杜我者求其杜我者而自畢之則動靜語默皆文  
也其言固然至當冒闡眾說落萼而擷英未有能易之者也  
至所云文與道離道與我離此自泥文緣道者之過非文道  
之本如是也夫文與道一而已修之亏身措之亏事業者道  
也修之亏身而次第其功候節目之詳明其甘苦畢失之故

措之亏事業而條布其治蹟敷悉其德產精微涵採之極致  
彰徧察來相協倫類出亏憂患同民不昇已之誠其言奇正  
不同其氣之行止節族之長短高下抗隊疾徐壹順法象之  
自然而然而不與私私智呂其築著陳修能之矩昭事爲之則烜  
照心目物察倫章則文命焉豈昇岐亏道而二之也若夫泥  
文求道者拘牽櫛比滯旨而失歸先不足概亏文緣道爲文  
者其亏道卽遠居之不安呂道爲蘧廬其我與道偭背馳不  
僅僅亏離其施之亏文也駁淺礎而不裕破碎而不周盜據  
經訓如狐馮城如鼠穴社用呂藏身而輔名與泥文者病異  
脈同候皆逐末昧本滑其天邑兒仁義之膚貢鄙倍之實忠  
信不立天者遺其官固非文道之本如是也亏道旣粗而文

亦僞焉者也歐陽子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竊嘗味其言  
而論之生百世下上夷及乎古人古人遠矣道之勝不勝雖  
有神姿難臆斷也其獲施于事者依其事呂氏焉其道可知  
也其不獲施于事者不破諸其文將闇汶而靡耑譙疵黑白  
迷瞀冥莫臬未樹而晷景亂聖人憂焉故孳孳矻矻刪述不  
遑卒不忍安無言之訓呂幽萬世知覺之倫世儒呂聖門顏  
閔諸大賢不述文遂云文與道有軒輊都非事實頤淵冉伯  
牛先孔子卒孟子記三季治任之文無仲弓閔子騫或亦早  
卒故希所纂述其時孔子杜日月正明概羣陰拱伏大致安  
恭默而已曾子子思之時聖言漸支子張游夏諸賢互乖異  
各護其所聞故曾子子思事述從衷一紛錯文大道呂伯表

至  
孟子大謗好辯之名益自任空言閑距竝厥烈  
不爲僭末幾道熄文裂功利之焰熾荀卿崛  
道崇禮矯性呂摩世董生闡春爍文陰陽揚子衍元文法言  
皆命世豪傑克顯道麗文司馬子長友教董生軌聖跡其書  
昇春爍之意班固譏之要未嘗深究其旨趣治遷書未精橫  
相訾謷是時黃老之學徧天下自天子太后崇其術父談亦  
治之至孰習聖緒微茫粗萌牙舌武帝而曲學阿諛之徒方  
秉政輒固生申公章句陋儒不足該徧大道遷獨奮興正六  
經爲鵠見方自敍之篇其先黃老進游俠傳貨殖皆別具微  
指非躬清潭之稟而方道有聞者恐未易彷彿也揚子之學  
見許方程子呂爲非漢儒所可及自後唐之韓柳李宋之歐

王劉曾明之王歸諸君子其行已各有本末詣故未大醇而  
確分仁智之見來諭呂謂漢唐諸子概無與兮斯道之傳此  
世儒相祖繩過高之論願足下平情稱量衡之呂中無輕附  
龢也大抵古人入道淺深不能掩亏其文呂其文攷之則百  
不失一要知聖人之道至大技數小辯亦必有所緣襲呂自  
立况諸君子之卓卓若哉抑平其情虛呂畜之而已矣先儒  
嘗譏韓子因文見道爲倒置本末夫去聖久遠不因文呂見  
道師法蕩廢當亏何見之賴斯文之昭弘昇呂鏡悉先王治  
己治人之遺規而荀氏司馬氏呂下各本心專敍列未發隱  
旨因時察變補扶其偏躡原遠未分無大聖人爲之依歸操  
行未輒向背離合小小瑕釁蓋所不免學者誠負真竺之志

博采慎思實效力踐履不呂訓詁汨天倪不呂丹鉛沒素樸  
優游濡浸研慮而說心呂宗知而廣業寔有助焉其有不專  
已亏身世之故而抒之爲文必郁然而不闇沛然而無疑釐  
然各當而不舛清明坦夷而無昏曠拂逆之氣呂梗鬱之與  
道爲體呂武崔屋來綿古今絕續之隙是豈非可貴可樂而  
有志者所宜盡心者邪嘗獨居深念上下數千載間戴文名  
者如牛毛而卑系正宗可誦法若前所列諸公如晨星寥落  
蓋其難也南宋迄明標理學依據最尊氣益矜心益大苟揚  
司馬韓歐諸老不足當一盼所著書汗漫散衍率陳腐輒爛  
寶爲大道所寓故文日敝而道愈不明閒取濂溪明道伊川  
橫渠遺書讀之質亮通達彬彬然爾雅之辭也陸王二先生

世儒號爲不讀書守空宋詆之爲禪而二先生之文包孕事  
理有條而不紊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歐陽子之言其信已  
其文偃陋而自夸飾曰知道其欺誕矣乎孟子論不動心推  
本知言與養氣並而繫辭傳備舉數等之辭爲學者鑒擇故  
君子甚慎乎其文文不當吉凶生砭頑啓蒙害政破道皆文  
之爲生亏其心朕兆亏語默動靜足下所謂求其杜我者而  
自畢之是也卒卒竟之無委爲異人任足下方超然慕淵泊  
之行高舉遠引離俗氛而潔立翔芳寥廓而愚者昭世諦不  
休泥穀澤之見辱無爲足下所笑然感切知夢非足下之前  
固無由傾倒也惟足下鑒其憮裁汰其不中果其向時求友  
之願卒甚卒甚

荅涅槃大紳

有高近日只是亏此事入手處沒定不疑耳誓自今再不退  
轉三載五載十載一生兩生十生百生挨去拶去務要究竟  
召成佛度生爲期斷斷不設見些光景便休斷斷不設中止  
化城斷斷不設趁口頭滑利向舌頭上承當欺已欺人作地  
獄渣此第近目自立處透脫灑盡程途尙遙吾兄何言之易  
易也本分事上總無開口處只要死生心切實實要昇箇頭  
喎不煮空鑄弓日用處猛著精采將聰明見知盡情勦絕弓  
此事庶幾少分相應苟能發沒定心本無階級廣額屠兒放  
下屠刀立地成佛尙何游移遷就眷戀不舍之有惟此一事  
實餘二則非真願吾凡直下承當則收之桑榆亦未爲晚若

仰屋坐歎悼念從前不休。㠯後又將蹉過矣。第與兄相交之  
証實出尋常。有一字不切，卽爲欺兄。兄如尚博量，情見不實。  
實下手便是孤負。從上聖賢孤負生身父母。昊天罔極之濶。  
恩㠯用支撑處。全是門面凱利。上事㠯不從性光流。出總屬  
自私皇祠業識無明。根本耳言盡。亏此千萬珍重珍重。

荅澐大紳二

奉到尊諭讀之。徯喜不謂㠯筵撞鐘而昇霄聲響答也。但下  
手時便須踏實地。若㠯生威心求不生不威法。無有是處。敍  
中謂之因地不真。如尊諭謂從可欲之謂善。一句下手何嘗  
不是正因。但乞本分事上有蒙釐千里之隔也。孟子此語。蓋  
指初果菩薩證位言之。非工夫也。孟子教學人切實下手處。

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一語當下便是不生不滅本體真將  
袖珠示人未法鮮大樞器人未能直下一肩擔起便走路去  
耳趙州問南泉云如何是道南泉云平常心是趙州云還可  
趣向也無南泉云擬向卽乖趙州云不擬爭知是道南泉云  
道不屬知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  
自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勝是非也趙州於言下頓悟元指心  
如臘月奉有此等法則上印佛祖拈華微笑之指益至簡至  
易不落邊際不涉言詮不由知見勝作主宰別尋輔助總屬  
功勲信心錄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此  
言宜三復也然弟所言已是陳爛葛藤中重上葛藤祖師言  
句亦爲蛇足再畫世尊拈華時尙容尋隻字邪如尙未脫則

當考古德語錄中覓箇真正人手處斷斷不可冒昧錯亂修習也

復涂訥菴先生書

昨辱手教意重辭謙未學淺陋目媿無已堪之有高氣質愚柔淳沈同俗未有不惑不搖之明确然之操持其涉於道至粗其又何敢揣量精微飾卮言欺長者之聽粗平然自近者出入憂患之涂察人情愛惡攻取之耑竊已莊生有言善故靜也萬物無足启撓其心故靜也爲尋大學靜定之旨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云云嘗妄意已爲卽中庸慎獨之功延平益欲學者自悟夫大中至善之體引而不發而其意固躍如也其不然乎至若灰心瞑目捺落妄想聖門固無此學卽禪

宗亦斥之爲空外道矣又斥之爲守尸鬼子矣有高之戒  
殺長齋則因徃時推究恕字之義日見夫羽毛鱗介之屬宛  
轉刀俎間食者甚甘死者甚苦惻然大動其不忍之心欲一  
一脫之亦死而不能已是獨自刻其口腹親蔬食取儒者之  
譏笑而不辭其於佛書則但知翫樂其辭竊其精變已增益  
其文術而已固未能測其理際也長者衛道之誠恐其害儒  
然儒門有真儒則百代撲而聽命焉孰辱而害之無真儒則  
其破壞先王之經法者固卽其冠章甫之冠衣逢掖之衣而  
與聖人容服相類者也特長者知愛譽言其趣天寒伏唯頤  
養多福不備

與彭允初

昆陵拜別後離緒愴結不能自解四顧蒼茫無可告語偏及  
嘈雜中勉趺坐讀維摩經宗鏡錄長江風波之險亦忘之矣  
三月初旬舟過鄱湖巨浪攢摶殊甚同舟震恐都無人色羅  
生端默半榻詎頭炯然絲絲不斷十三日至章門更贛船十  
七日長行又讀般若金剛經於平昔工夫時有印證同舟郭  
生資質樸愿聞㠭有爲佛事欣動之并爲書楞嚴耳根圓通  
品勸令持五戒未知其能永永奉行否也四月初九日至家  
粗悉門內五載之事悲慨煩懣已鬱婁日夜㠭前所舉豪無  
景響假金入治一鍛便流此其驗矣魔力彊道力弱豈非然  
乎豈非然乎乃知中節之難造次顚沛必於是之至密一念  
不慎舊習乘之如隄之潰如火之發蓬如劣馬之要駕急切

不可防禦及其悔之已不可追痛哉痛哉然卒而實信見冤親平等之理不至傷耗元氣耳近欲收攝躁擾屏謝塵務而親老子幼家計櫻寧不遑安處應酬交接雜沓膠轄如著敗衣入藜棘中閉關一願未知何日畢遂遷吳之志極淡而產業急切無受者莊生云偉哉造化其將呂女奚爲將奚呂女適每一誦此茫茫雨涕嗟夫嗟夫足下知吾心耳淫魯薛諸君子知吾心耳不敢更求喻於悠悠之人也長齋繡佛前終當竟吾之志而後卽安但願來生早出家悟明大事并願諸君子結同參兄弟之緣爲遞世無悶大丈夫今縱不敢自廢而向道而行徃徃值險峻而却步離合斷續之迹太粗其尙

晞望底於有成乎況子然寡儔侶扶之者鮮敗之者蠅集而

磨至恐見仆焉念足下與諸君子獎掖敎誨之雅足下謂吾能無感恨否邪足下境地之優朋儕中所稀邁宿世修持定有大遠於人人者宜珍之惜之專精一趨毋怠毋忽毋浪費日月十種禪那非無奇特境界然旣落外道究竟歸淪侈辦之不可不早也足下恬淡寡嗜欲求道之心至虔而有高終有未慊於足下者召足下尙未專精一趨猶惑於旁劇他歧之涂也所召致惑之由則由未能竺信古佛諸祖善權方便之教爲善權方便而遂召爲有實法與人故邊巡次且少演造融洽之樂此又不可不亟辦也經云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杜舟中讀懸山老人觀楞伽記辨析魔事上應佛心其功不杜永明壽禪師之下恨不罪與足下津薛

諸君共讀之當自確然知發軔之不可苟然矣今暇違數千里未由面商幸將 御選語錄反復翫味要使入處浸定無疑爲第一義斷不可顛頽從事自悞來生言辭切直不知所裁伏望教之不一

與彭允初二

客歲四月抵家卽具書陳其所罹之藉所諭仁智禮樂之實讀之痛心未易言也粗詳往札不忍再云平昔慕道淳淺無熏蒸之誠竟至於茲又何言哉今獨奉父母而別居寥落之况人所難堪閒勉自懲抑求古聖賢之指呴平其悲愁憤鬱之志而已致兩老人不能有桑榆之樂矣悲哉悲哉非兄勖我之深者未易爲一二道也自經憂患已來自覺於六波羅

密中亏忍辱波羅蜜爲尋力正知正見時晦草日用持循  
處終費手腳未若未至家前有輕安自杜之味也去年諸親  
朋召久不聚首相邀談讌周旋亏百里數百里之間吉凶之  
文積而相委不畢不稱量召應至夏未而家恙大病經營醫  
藥之外泥首哀佛而已奉佛天見憐藥漸有效至今正平復  
入夏而健健愈亏曩時心中所慰暢者此一事耳去年又多  
爲族中兄弟點畫古書今正乃自理漢書一編後漢書一編  
亏雞犬嘈雜中今三月祖先祀事畢爲族子弟鶴邀入山講  
誦其山曰鳳凰山拔起貞聳數十仞人跡罕至其半精藍土  
壁剝落甚陋然畢早晚禮佛炷香靜坐又尋理莊子一編郁  
子一編而奉 御選語錄爲致觀之師雖未渾然充然游泳

矩矱之中而爲善之志日有朝饗夕飧之味察惡益覺日細  
唯昏惰之來猶有因仍而遂之者常自憚也自抵家至今皆  
平健無諸疾苦見人無老幼賢愚樸秀勸之爲善今亦有感  
動者山中從游諸子有任之者有聰明才氣所志甚正知召  
孝弟忠信爲行亏事親從兄能恭順特施亏外多偏激又少  
失學亏本分事未知向也其餘敦厚寡文與之言爲善皆  
欣然此別後之可爲兄告語者去年黃應方歸里嘗遣人至  
舍所寄文字俱收到公復寄閻懷庭書讀之愴然涕零繼召  
舞蹈誠大快樂不可言若身爲之又若我親庇其治樂甚進  
飲而醉又懷庭風節將必有見亏世其德器冲和卓遠有君子之容其剖寢是非有君子之辯其澹雅謹利害有君子

子之操益國家明德醕懿之所培養自應有徵亏士大夫者予韓閭兩君見之矣何卒與之同時且昇與之友也亏公復書中又昇接懷庭聲教又忮也又聞大紳主公復兩賢相資廼富益淡又忮也處窮山中久匱朋闊絕所與游皆其所教者率進執攻吾鍛者益寡昇聞君子聲響若晤對慚歲形矣然因是尤不敢自損廢呂傷諸君子知人之明爲諸君子文游之羞也家居讀宋明諸先生書固當然實際理地究當考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擴疏義而縱觀之則諸先生之所至者吾循其級已至之諸先生之所未至者吾昇知其弊之所倪弊之所底而不復襲兄其旨爲何如也不復爲他說般亂之云弟則未般淡信至聖四十乃不惑何言之易也是非之

界常犬牙相錯玉石相函吾輩學至老死㠯名教倫常爲見  
杜之藩籬而密微致察亏日用行習之地坦然至足怡然樂  
循不動眩亏外而後知爲我有知爲我有則知至而止㠯之  
辨物則物察㠯之知言則言判益孟子知言亦杜四十不動  
心之時而知乃自信未易言也夫自儒者談學㠯來其立幟  
定向者有不㠯其知爲不可加者哉攷其實焉畢毋入主出  
奴者居十七八乎其行身制事皆卓然百世之型而揆之至  
聖立教之旨其已爲至足焉否邪喻如人類之域亏居居大  
廈㠯爲邃遠矣居山林㠯爲清幽矣居瑋室瑤臺㠯爲貴麗  
矣長南習南而適亏南長北習北而適亏北矣久則性矣北  
人游杭樂鹵湖之美及念家室思親朋則必泣然而返駕何

則性安之未可卒然而移也。如置其習而曠觀，亏大同之原安，有之患乎？夫惟能觀亏大同者，然後可與別是非之實也。希安隱進益，將日不安隱，日不進益矣。修德有常度，居業有恆功，涵濡而調御之若潤燥木若馴生馬。迫之則且折而投之湯鑊乎？撾殺之乎？提撕縣微，致用力而實無爲，不求日異，祇求日明。此又第今日自見之愚兄，其呂謂何如也？

與王光祿書

往歲接涙君欽慕閣下力學，誠懇不已。旣貴輟業，銳意踵門問學，及潔心進謁，而閣下有揚州之行，未嘗不自慨其緣分之薄也。不意德音遠被，忘勢地之間，絕而與之淡言，如此用心求之。古昔尚其難之，兼之錫呂壽言榮施所生，其爲銘感。

尤莫云喻有高自少寡殖長愈雜昏雖其志不甘自廢亦嘗  
博陳前代之書思徧治之呂自充益過三十矣猶昧然不尋  
其統倫是呂兮當世賢者聞其名誠樂而思親炙之而終不  
設遽請所業者固自揣其樗散無彫飾之質也恭承嘉惠教  
恩深長雖其不敏殷虛至意勉策駑駘無怠無置繼此二十  
年庶幾辱從容杖履惟所進退乎難易之說實申理經之情  
輓近疏家避難趨易故繆結之處至今未明然有高嘗聞之  
師呂爲治經當先其本統後其支末本統卑則支末舉未悉  
閣下所謂先攻其難者其卽本統之說乎其呂理節盤錯急  
不尋解者爲難乎更希閣下之申諭之也自漢呂來經師多  
人師鮮閑下身際休明躬浩瀚之學遠方士人方且樂兮

閣下觀經學之施儀出處之準兼經師人師之美鄭孔諸君亦將望領而卻步焉又何暇與空踈膝口之子較優劣哉樞衣侍講未知何時肅此恭候迴體萬福爲士類珍重不一

與韓公復書

去春辱惠詩情致絲遠唶之欲淚侈也第浮沈京華至去冬十月中旬方出京至蘇與允初暢聚閉關習靜凡七十日始質信尋定性書爲聖學骨髓又召此書之旨讀明道先生他遺言往往有會雖零章斷句皆可寶貴各現圓光愧足下出親吏事不辱面質也今春靜中忽默誦鳴鳩之詩忻忻生解召爲與論語修己召敬修己召安人之訓若合符節請貢其說唯足下裁教之說曰柔者葉柔中飼蠶可召衣被民庶也

其子七者喻衆也或杜梅或杜榛或杜棘者喻民之智愚賢否不齊而所處之美惡異也鴈鳩惟杜桑者喻民雖習染不同而君子唯一視而子之一視而仁之子之仁之柔之呂教而已矣此在桑之說也然教必施之有漸而放之有本本者誠身之謂也故曰其儀一兮雖然儀之一也其表也表匪裏不章故曰心如結兮益言君子呂善則化民其發之威儀容止者若是其可慕可法也其歷久而不渝臨常變禍福而不改若是其一也如見君子之心焉乾乾不息兢兢不息而後能若是也子有七而君子知自謹其儀而已不求之子也杜梅者子之修潔穀義者君子與之行揖遜之禮矣杜榛者其蕪而未飭者也君子正之杜棘者其險跼而未舒者也君子

正之正之如何曰柔柔之道表呂儀孚誠初不外求亏民也斯安人安百姓不外修己呂敬之說也夫四境之主有司之身也身之主心也萬化起亏微眇萬善原亏方寸豈不易簡豈爲難知濂溪先生曰果而確無難焉果也確也非足下誰任之矣道遠無緣悉新政施理次第然揣知足下必有呂異乎俗吏之爲但不識何時會面互相議論如京師時念此輒不禁流涕也懷庭質直溫粹儼然古人弟敬之畏之愛之嘗與允初道其人風義之美推爲吾鄙數君子之冠將來僨負世事者弟竊首懷庭屈一指李渠不棄我呂友待我心每不忘也足下前諭欲呂教職相委弟已敬布一書未知達否弟願終身長居學地鴻願爲師弟誠患之不設蹈也政餘伏

望加意靜修爲士民自愛

與韓公復二

別後杜京益宋寔常喜聽懷庭論說而懷庭有事部中不能長晤去更自吳歸里亏毘陵舟中妄釋鴻鳩之詩奉塵左右想久達矣今七月允初專使至舍召足下與懷庭書橐及會文檄寄至讀之歡慾無量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足下旣能勉之矣能不暢然然尚有進者設粗陳其耑足下擇而教之昔明道先生嘗黏視民如傷四字亏座曰我常愧此四字昭讀與懷庭書信神明吐納之間微有自喜之意若不可復益者夫不可復益其念至微然足下爲棟亏中使吾中不虛不虛則明時有所蔽而慮事時或不精見理時或不審則弊蠹

之潛滋暗長者反足爲善政之累武城絃歌之章言公氣象  
不可不覲存也郁子有言病加弓小愈語曰堯舜其猶病諸  
此與明道先生之意同邪否邪營目四海則足下之所杆淵  
然疏越嗣響平湖弟空言迂生自知不足裨益豪末然私心  
愛仰之誠竊欲足下爲明道先生不欲足下呂龔黃朱張自  
畫也將來出京定迂道過訪飽聽四民誦聲紀呂文章藏之  
呂爲後來加民之範不勝企切之至

復彭允初

三月杪奉手教敬仰讚歎喜無量如此可謂絕利一原矣  
但自度度人本無二理念佛參禪寔非兩事如果心心不斷  
則萬境皆融人我雙忘普度已畢一刻如此卽是一刻坐道

場一日如此卽是一日坐道場椎之一月一季一生下牀上牀無非淨土淨名云隨其心潔則佛土淨又云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淨土功德不可思議本是大根器人實地修行正當法門不容又生分別高下之見卽雲齒老人集中答曹居士書剖判已盡雪腮久清從此深入妙莊嚴路有何迂曲所慮依恃古佛威力妙觀察智不流驟閃隨順一微不覺潛引業緣滋長無明吞舟莫漢則萬善門中又多一番因果矣弟近來提撕逕覺分曉只是斷續不成片段尋究根原終是名利受用之心盤錯深固剔拔不盡且兼有愛護意杜願吾兄不惜舌頭爲我極力下一痛棒有高知恩人定當承受不貳縞眉看毋呂下劣衆生棄我不一

荅楊邁公書

去季會試後三月辱奉書時方東載出京未遑報也至蘇州  
痛聞先孺人見背之音促舟奔歸喪次哀荒故舊來往書問  
漫不復省視今春夏閒校理散亂文帙畢手敘愴然感懷反  
覆觀不厭情辭斐蔚何與我之淡也論末俗師友之弊有味  
乎其言之韓柳二公當有啓予之歎也後方稱臚學術致淹  
積然頗不謂然謹白之先民有言不雜學訖明記曰先王之  
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原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君子之  
學未嘗不欲博也有統類矣不欲雜不欲醜天下之水不勝  
其支天下之山不勝其貫爛爛之星不勝其羅能者別三垣  
定五星紀宿離匪分野尋南北之戒奠河漢之經而諸星諸

山諸水杜絅矣天下之言不勝其龐天下之書浮怪雷同勦說不勝其蔓斲之呂聖經縣之呂倫物蔑如也雖然經之蝕鋟久矣自漢呂來儒先彌縫廓治其事至勤故尚有未完然而學者專呂盡心焉利祿驅人古經古注疏闇之而已功令表程朱至約矣草縫之徒而亦不復循覽別精造畸術爲速化師弟子承續遞嬗牢不可破德行不如古事業不如古文章不如古曷怪乎邇季天子屢下明詔風厲學官而海內習故嗜常蒸動者鮮有高嘗竊痛之每讀詔書輒自咎向學太遲出太早修贊不誠無呂對天休夙夜發奮恩自竭困累人事不能專一季三十有七矣中壽就木不遠尚何冀哉然不殷自廢陽覃忠役精需斃而已下季力彊

志剛氣鯁欲偏靡古人之蟲而有高竊召爲足下說學而未明統類也夫學不擇不精擇而不詳孰不精不明統類擇猶未擇也傳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者彊天之生民也聰明勇力具備焉迫其後外淫內壅而聰明不居靡接亏私好惡而勇力屈仁者惄之故前聖死書後賢匡闕失牖樹斯民使全其見聞勇力夫見察則能清道而行也聽遠則能預防也力盛則或蹠而不陷也斯則學之本事學之統類也其治怪魁瑣漫奸好之說者是斷聰明償血脈求眩震亏人者也非其質已杜放絕之科已若夫辭非君子之所廢也本淡則條凜盛則流成章則達吾甘芻豢焉懼吾兄弟不知芻豢之旨也吾被裘帛而溫處夏屋而適而念吾兄弟猶有無

衣者露宿者吾昇晏然乎辭而明之一體之愛然也是故君子達則事辭兼窮則單辭辭非君子所廢也嗟夫誠說學者希矣足下誠說學則吾願足下無擾亏榮利無動亏近世名人之業無要目前之虛譽一意樸學㠯古經古注疏爲菽粟之田浚耕而孰耰之不終故不越畔而營辦其嘉種藉其稂莠寬其程㠯俟秋策之㠯敏㠯乘時雨之降鑑之獨㠯防其鹵莽繩之言行觀之喜怒哀樂之發㠯防其威烈無役心亏有獲無挫志亏旱澆之季豐歉饑飽默而受天撥穢耘耨永矢之而勿誼耘至風涼落其馨香然後擇周秦兩漢諸子㠯爲之珍饌擇唐㠯下至竝世醇儒之言㠯稽攷其章飮生執之空跪拜而獻之吾君號吾兄弟之餕者狀餐之值其塞

則退而養吾親肥吾身飫吾子孫樂吾鄉鄰足下能無意乎哉資材參聖人殊之天之降之不殊也足下無校焉爲之而已不息而已無雜學而已卽謂天之降之不無殊則請召郇子之言同一之郇子曰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錯人而怠天則失萬物之情又曰驥一日而千里駕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召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召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召相及也又曰跬步不休跛鼈千里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又曰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王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召爲天下極

矣故曰爲之而已不息而已無雜學而已有高魯頑嘗誦斯言自勉骨惰畏沮則誦斯言爲警策足下六驥之才也而自召聞者寔恐足下偶爲跛鼈所先無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取道不沒也足下誦陽明子之言則已知紛紛者百戲之場矣何尚襄回也將毋故進退左右憐跛鼈而欲待之與愈使愚者怪惑矣道遠致書甚喜不嚴召不誠之言固足下亦願足下誠心內之脂車就道無歧無待餘語具別紙不宣

荅楊邁公書二

前惠書足下所傳引若朱文公小學陸子制用篇司馬公家訓呂氏鄉約陽明子拔本塞原論甚善終身守而行之有不能盡者雖然飲水必尋源伐木宜至樞古經諸先輩立訓之

桓原也曰畏天命曰慎獨曰敬呂直內義呂方外又諸先輩  
治經之桓原也古經廣大悉備矣天道浹人事周徹幽明靈  
龕此實洪纖要其桓原不越畏天命慎獨敬義而已願足下  
自三古順流而下不願足下溯洄而上溯洄而上功力浩費  
而成未可必雖成不全順流而下半事倍功更願足下炳其  
六根大原行微積微造微優游楹樂亏微呂聖人遯世无闇  
四言正其鵠希著則敗矣故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毛  
氏著者也其言僞虛憍恃氣好治辟說陵駕古儒先蔽苑娛  
勝也放絕之湯陸百世之師也嚴事之然冢亏陸之攻擊陽  
明子也無取焉是市井相署也失儒者之度矣靈壽之政聖  
門弟子之從政也其自居也嚴其與人也恕其子民也誠其

攻擊陽明子明之偶有所蔽也不足掩其醜前李氏經生也其業盛矣而未落其實也其書瑕瑜半其瑜者往往失之巧是故欲著而不忍欲闇淡簡溫而未能者也孫氏未之詳也蔡先生有高師承之原也誠樂善而幾亏充實者也彭先生仕而逸者也其出若雲其處也介亏石古之閉關人也後李氏其始也著其末路知反而潛亏陸其亏文也無迎距其論議樞激好㠯記問勝豪者也方先生其服古之辭也竺其論文術義法詳矣其失也局小學三家未之有明焉故其文力求雅馴而未免俚夫文之爲道也視其原原盛矣隨地理之高下曲折放而之海而已矣而義法自生焉不前定也小學三家燕塞久足下有志兮亟文尙修之顧氏古忠孝之士也

有闇淡之意者矣攷證之學近世未有先焉者其日知錄所言類純實不泛雜有裨弓治其論學則鴻而爲知者小玷惟此耳其音學五書一廓從來通叶之蔽使學者復聞三代古音其功鉅其用力勤近休寧江先生慎修更彌縫之古音完矣若顧氏所謂豪傑之士也朱氏溫秀有雅材然非顧氏比何毛氏之可儕邪足下竝舉焉誤矣然足下誠精治古注疏則有高所論贅疣也不足縣弓心府足下其呂爲信然否也

算聞居士集卷三終